

地点与记忆

Place and Memory

赵明环 著



赵明环小说戏剧作品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地点与记忆

赵明环小说戏剧作品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点与记忆 / 赵明环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12

ISBN 7-206-04650-9

I. 地... II. 赵...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15963号

地点与记忆

著 者: 赵明环

责任编辑: 于二辉 装帧设计: 郭昱峰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长春市鑫原印刷厂亚星印务中心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42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650-9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序

刘震云

赵明环一直认为自己的存在方式就是读书和写作。她总是强迫自己冷静地站在生活的边缘，用诚实的眼光观察这其中的一切。在赵明环的眼里，生活是很不完整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才使她的作品中始终保持着那份特有的鲜活。

赵明环从事写作之前，曾经学习过绘画，据说她的作品很少得到老师的认可，因为她不愿意按着规范的课堂要求去做画。她承认自己的画面缺少匀称的视觉构成与协调的色彩元素，于是，她投奔了文学。

前些日子，赵明环的小剧场话剧《镜子·女人》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时，我接到了邀请，遗憾的是由于我当时脱离不开而无法前去捧场。后来，我在新浪网页和一些媒体上了解了一些关于这出戏的情况。我猜想，女人语境下的女人一定会比男人笔下的女人更加率真和本原。

在当前国内这种特殊的文化消费思潮中，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集是件幸事，我觉得我应该为此投向赞许的目光。

赵明环小说戏剧作品集

短篇小说

目录

短篇小说

序	001
送泥人去医院	001
熊表姐	004
S 城和青鱼	007
象人的爱情	011
滑雪	013
乞讨	015
失踪的男孩儿	016
望夫石	017
三兄弟	018
小偷独白	019
古老的甲壳虫	020

目录

铁鸟	038
老退伍军人	039
老妇	040
无处可逃	041
秘密	043
红宝石	045
一条会说话的狗	046
水雾	047
眼角精华素	048
领导	049
他	050
余震	052
泥石流	054
追杀	055

目录

朋友	021
报复	022
未卜先知的男子	023
出逃	024
结婚	025
透明人	026
相见	028
鬼节	029
牛	031
鬼女孩	032
洪水	033
天堂的入口	034
弃婴	035
木头女友	036

目录

酒会	076
决裂	077
长满绿树的郁青山	078
出城记	090
游黄山	099
安，我可以同你一起死去	109
走钢丝的人	114
女图书管理员	128
中篇小说	
塔古镇的画柜婆	143
别人的村庄	164

目录

绝对隐私	056
复仇	057
追赶母鸡的冬儿	059
不雅之事	061
姥姥	062
公园惊魂	063
作家S	064
女外交官	065
母亲	066
X先生	067
《科技博览》	069
我的两个儿子	071
不安	073
残酷戏剧	074

目录

银色森林	201
北京城爱情故事	223
地点与记忆	281
戏剧	
婚姻历程(小品)	357
鼠之悲哀(独幕话剧)	363
占领(哑剧)	372
魂游记(小剧场话剧)	375
一个女人或其疯掉的历史 (小剧场话剧)	395

送泥人去医院

一个寒冷的冬日，我穿着破旧的大衣走进冬儿那间简陋的工作室。看到空荡荡的水泥地面上躺着一个粗坯泥人，有人胳膊一半的长度，外形如同印第安人的石刻一样原始，粗糙。在那泥人刚刚有了一点轮廓的脸上是一副古怪的神情。我的朋友冬儿呢，则托着腮，蹲在泥人面前，一副发愁的模样。看到我，她就指着地上的泥人说：“你看，它这个样子，有病呢，而且病的还不轻，明天就必须送摄影棚了，可我还没有做完它呢……”不知怎么回事，她居然把这个差事推给了我，而我，也许是为了赚点钱的缘故，竟也答应了下来。之后，冬儿马上换了一副严肃的表情对我说：“现在最主要的是要送它去医院，它的心脏肯定有严重的毛病，屋子又这么冷，再不治就更严重了。”她这么一说，我低头仔细观察那个泥人，果然，泥人越发显现出痛苦。看到它这种样子，我不由得问它是不是很难受，泥人用呆滞的眼光看着我，回答说：“我快要喘不上气来了……”冬儿也跟着说：“你看它的身子现在这么硬，它快死了……”她这么一说，更让我不知所措。看到我这样子，冬儿又说：“你还是赶快送它去医院吧！……”接着，她转身从什么地方找出了个塑料袋套到泥人身上，还自言自

语地说：“这样会暖和点，外面冷得很啊！”

我小心地从冬儿手里接过泥人，走出工作室。外面，果然更冷了，街上除了几个卖菜的小贩瑟瑟地裹着厚棉衣蹲在路边外，几乎没有行人。一直跟在我身后的冬儿忽然冲我喊起来：“你不能那样捏着塑料袋口儿，会把它憋死的！”我一听，赶紧去看泥人。果真，塑料袋里的泥人一副喘不上气的样子。我忙问：“冬儿，这怎么办啊？”冬儿告诉我：“袋口不能全捏住，全捏住了会憋死它，但又不能太松，空隙过大会把它冻死的！”我照着冬儿说的做了。可一路上，由于紧张我总是出错，袋口不是捏得太紧就是太松，那里面泥人的脸色则更是一会儿青了一会儿白了……

我就这样担惊受怕，忐忑不安地往医院赶。走到一半路程时，泥人艰难地告诉我（现在它说话更困难了），只套上一个塑料袋，实在是太冷了，它快要冻死了。它这么一说，我更急了，脑门上直冒冷汗，加快步子，一路小跑往医院赶。当我气喘吁吁地快到医院时，冬儿忽然停下来，对我说，她要回去，不跟我去了。她这么一说，我有些慌，一把拉住她，我说：“冬儿，你别走啊，你得告诉我心脏科在哪儿？”冬儿说：“在二楼。”我还想问问具体的位置，这样能节省时间，可是，冬儿已迈着大步走远了。

我抱着泥人推开医院大门。这是一家规模不大的郊区医院，来看病的人很多，大多是住在附近的农民和做买卖的小商贩。医院的大厅和走廊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气味，但却异常暖和。我不由得松了口气。因为，屋里暖和了，泥人就不会冻死了。

我抱着泥人穿过大厅，走上楼梯时，看了看怀里的泥人。这一看，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室内温度太高，那泥人竟失去水份变干起来。等我走上二楼，泥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已经干得掉了下来。我的心越发地慌起来，赶紧蹲下，拾起掉了的胳膊和腿往

泥人身上捏。可泥人实在太干了，怎么能捏上去呢？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发现身边有一个洗手间，里面水笼头发出“滴滴嗒嗒”的流水声。如同救星出现一样，我急步冲进去，手捧清水浇到泥人身上，泥人开始变软，掉下的胳膊和腿看来能捏上去了。但这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放松，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心脏科。这时，一个年轻的小护士向我走来，我忙拦住她问心脏科在哪儿，她告诉我跟院长在一个办公室。说着，她朝前指指，我看到了过道儿那头挂着“院长室”牌子的房间，立刻放下心来，因为心脏科和“院长室”在一个房间，可见心脏科是一个多么受重视的科室啊！我这样想着，加快了手上的动作，泥人现在这副模样，怎么去看病呢？

可是，不知水放多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泥人却变得越来越软，越来越软……看到自己忙乎这么久，非但没能恢复它原来的模样，反倒连最基本的轮廓也要消失了，我心急如焚，因为明天必须把它送到摄影棚啊！

这时，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抬头，是回来的冬儿。我恳切地对冬儿说：“冬儿，你看……它现在这个样子，该怎么办呢？”冬儿看看我，又看看我手中的泥人（此刻，它软得更没了形状，甚至连五官都快溶化，消失了）。她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再次拍拍我的肩膀，只说了一句：“别忘了明天送它去摄影棚啊……嗯，记住！别迟到！”说完，她耸耸肩，转身下楼了。

听着冬儿轻快的脚步声和自己眼前已变成一滩烂泥的泥人，忽然，一股强烈的绝望感涌了上来。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初，我为什么要从冬儿那儿揽下这个差事呢？

熊表姐

在我们这座城市的街道上，走着的除了我们人类之外，还有一些熊。当然，这些熊并不是那种关在动物园里体态庞大、浑身长毛的动物。它们有着几乎和我们一样的外表。当它们朝你走过来的时候，如果不仔细分辨，是很难认出它们来的。

在我为数不多的亲戚中，有一个舅舅。他生活在乡村，由于从小熟读古书的缘故，不喜欢做农活，因此成了每个村子里都有那种二流子似的人物。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养大了四个有出息的女儿，她们靠读书走出了乡村，又一个一个嫁给了城里人。其中，她们中的老二就生活在我们的这座城市里。她也是那些熊里面的一个，私下里，我们都称她为熊表姐。

我的这位熊表姐，平日很少和我家来往。而我呢，一想到她那粗壮的身体、毛孔扩张的面孔和那兽性的总是一翻一翻鼓起的眼珠时，心里就感到莫名的害怕和不舒服。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尽管我们是亲戚，但她在城里的情况，我并没有兴趣去了解。

可是，不久前的一天，我走上有名的科林大街。这条大街之所以有名，是缘于我们城里一位著名画家的同名作品。那幅作品画的是一位趴着的裸体女人，因为女人从后背到臀部那起伏很大

的线条和科林大街的走势很相像，所以，那位著名画家就为那幅作品起名叫《科林大街》。当时，我走的位置正是画中女人的大腿部分。那地方，景色很美，种植着树木。因为没有行人，空气中飘荡着淡淡的青草味道。这时，科林大街的另一头，也就是那画中女人臀部的最高点走来了我许久未见的熊表姐，我是从她穿着连衣裙的笨重体态上认出的。看到我，她站住了，使我惊讶的是，她的脸上居然显现出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和神情。正是这种神情，使我意识到我们是有着血缘亲戚这一事实。于是，亲情便也在我心头油然而生。

我们开始了亲切的交谈，虽然，这亲切多少带有点突兀之感。而且，我还得承认，熊表姐那粗俗的五官和不时闪出的兽性的表情，依然让我心生惧怕。但终归亲情压倒了一切，在我们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谈中，我得知熊表姐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儿，一个四岁，一个五岁，身体都同她一样的结实、强壮。而我呢，由于熊表姐对我谈起家事，更加感到亲切，以至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都产生了想挽住她那粗壮胳膊的念头。

聊着聊着，熊表姐忽然想起什么似地喊道：“几点了？”并抬起手腕看看表，告诉我她要马上回去为孩子们做晚饭。她一边说着一边拿起地上装满食品的大篮子给我看，接着，她又诚挚地邀请我去她家。

她告诉我，去她家的路途远了些，因为，在城里租不到房子，她就在近郊租了一幢两层的小楼，如果我去，走到那里天就黑了，所以晚上要住在她那里。她的这番话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她的家似乎是应该是在荒郊外的土山上挖出的一个大大的洞穴里，洞里光线昏暗，还飘荡着熊身上那种特有的腥臭气。虽然熊表姐那粗壮的身子和兽性的神情依然让我心里有一种

不安全感。但最终亲情压倒了一切。所以,我不加思索地点了点头,并伸手要帮她拿个大篮子,准备上路。可我的这个动作却引起了熊表姐一阵粗野的大笑,笑得她那雪白、锋利的牙齿都呲在了唇外。她说:“得了吧!你看你那瘦小的样子,怎么能拿得动呢?这可是孩子们几天的食物,很沉的!”她这么一说,我打量一下那篮子,果然很沉的样子,况且足足有我半身高,便只好作罢;但同时也为这么远的路程不能帮她做点什么,到了她家还要增添许多麻烦而更感到很不安。我的这种想法可能被熊表姐看出来,她说:“没关系的,饭有的你吃,你就安心住下吧,陪陪我的孩子们!你姐夫人也很好,总在楼下修理他那些破机械,是不会打扰你的。”听到她这么说,我更感亲切了,不过还是在心里叮嘱自己,一定要少给人家添麻烦,只呆几天就回来,而且,一定要在食品还充足的情况下离开。

就这样,我们顺着科林大街向前走去。两个小时后,我们走上了通往郊区的土道。道路两旁,大片空旷的荒野代替了楼房和树木。天黑下来了,由于没有路灯,我凭借着暗淡的月光才看得清身旁熊表姐那笨重的身影,听着她发出的浑浊的喘息声。不知为什么,我们都不说话了,身边的旷野里,传出了野兽隐约的嚎叫声。

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人烟,荒凉得怕人的地方,面对着身边的熊表姐,我站住了。我竭力克制着发颤的声音问:“表姐,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嗯……我们这样要好,可是,可是……如果你、姐夫和你的孩子们……食品,都吃完了……就是说,都饿肚子了,你,你们,会吃掉我吗?……”

黑暗里,在几秒钟的沉默后,我听到了熊表姐那漫不经心的回答:“当然,当然会吃掉你的!”